



本期版头题字：金良

古今十大雅事之三

品茗

□ 徐杉

品香茗

宽心境

茶气氤氲

绿意充盈

弃几许杂念

守一颗本心

一杯清茶在手

便是诗意风景

细品浓淡悟人生

静观沉浮冶性情

卢全歌

陆羽经

一直传颂到现今

沁园春

赞吴孟超

□ 朱付根

沥胆披肝，妙手回春，

时代英豪。

举国人风范，一腔热血；

悬壶济世，驱患除妖。

敬业为民，无疆大爱，

信念铭存展翅翱。

初心固，医黎民疾苦，

铁刃银刀。

技精湛勤劳，

史册记国英吴孟超。

为中华谋利，殚精竭虑；

恩予百姓，独树医标。

培养精尖，传承国粹，

克难攻坚德望高。

神州赞，万户歌吴老，

忠勇光照。

夏日闲情

□ 小若

红尘俗物不相关，

少费心机好养颜。

畏暑黄莺鸣树影，

逐凉白鹭戏湖湾。

游怀自有花中韵，

骑马全凭窗外山。

无事且歌唐宋句，

观书入梦最清闲。



□ 连伟峰

大门楼曾是我们小胡同里八户人家的保护神，是我们大家的欢乐地。从我记事起，大门楼就高高地矗立，与小胡同紧密相连，是胡同里居民每天的必经之地。我们小孩儿每天上学，大人们到地里劳作，都要经过大门楼。

大门楼由灰瓦盖顶，前檐下铺有宽大光滑的长石条。门楼中间是两扇黑硬的枣木门，门上有一个小小的瞭望口可以观察外面的情况。

晚上，两扇厚重的枣木门板“咣唧”一合，任大街上的顺街风随意吹、野狗随意叫，胡同里总是静悄悄的。油光发亮的枣木门已有些年头，想必是爷爷的

大门楼

爷爷修建的。

顺着小胡同向北走，路西依次有四个小四合院，院里各有两户人家。胡同狭窄，担水时，一不小心就会洒在两侧的墙壁上。小院很小，大家常因垒个鸡窝、种棵小树生是非。有时前院劈柴，后院都能听到，甚至听脚步声就知道谁回小院了。因此，我们几家用用的架子车就立在大门楼下面。

雨天，我们在大门楼下甩“泥包”；冬天，我们在大门楼里“挤暖和”。我们排成队，倚墙而立，边挤边喊“挤，挤暖和，挤个花老婆我要啦！”。月明清之夜，我们常以此为“大本营”，玩“打仗”，捉迷藏等游戏。

每到吃饭时，我们就会一手端着粗

瓷大碗，一手拿着夹有酸黄菜的蜀黍面饼子，悠然自得地向大门楼而来……随着聚集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或坐，或蹲，或立，吃馍喝汤，谈论社会趣闻、陈年糗事。你一言，他一语，大家谈论的话题成了我们的下饭的“佳肴”与“美味”。我们仿佛成了一家人，却比一家人多了一分随意与戏谑。

20世纪90年代，胡同里的居民全部搬走了。老街旧巷重新规划，大门楼不知什么时候被拆除了。小胡同没有了，大门楼也不复存在，我们再难寻觅那份难忘的岁月。

岁月无痕，唯有真情难忘。

难忘大门楼，难忘那份艰苦而快乐的日子。

儿时的秋天

待着收获的季节，劳动时带着欣喜。大人们下地干农活时，也乐意叫上我们帮忙打下手。一是面授农业技术，让我们学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，体悟农民劳作的艰辛，从小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；二是到了收获的季节，让我们把新鲜的果实尝个遍，解解馋。

每到秋收时节，学校会放秋假，我们跟着大人每天在地里劳作、帮助。开始收花生时，我们会带上小耙子，仔细地将收获过花生地再溜一遍，以免有“漏网之鱼”。当我们捡到不少“漏网”的花生后，会拾来柴火烧花生。柴火点燃后，将花生埋在火堆里，不一会花生就会香味四溢。烧花生味道独特，吃起

来清香四溢、满口生津。

除溜花生外，我们还会帮助大人收割谷子、掰玉米、挖红薯等。大人负责干体力活儿，我们这些小家伙儿帮忙打下手，适时递上工具，干些轻活儿。我们在收获过的地里拾谷穗、溜玉米、溜红薯，干得热火朝天，累得浑身是汗。

劳动结束后，我们急不可待地让母亲煮玉米、蒸红薯、擀杂面条，变着法儿做好吃的。连续一个多月，我们可以敞开胃口将秋收的果实尽数尝遍，一饱口福。儿时的秋天不仅充满了收获的愉悦，更显现出父母的宽厚和包容；不仅衍生出了农家孩子的“馋嘴季”，更映衬着我们快乐的童年。



夏日的护城河

签约摄影师 徐国志 摄

废寝忘食的父亲

一直教到高中，培育出了多名清华、北大的学生，并由内蒙古出版社出版了他用心血和汗水写就的教学专著《浅谈中学生创优教育》。他做过诗人，数十年笔耕不辍，先后出版了《汝水情深》《汝水行吟》《神州行吟》《古城诗韵》《中华诗词写作入门》等九本诗词专著，曾三次受邀参加中华诗词北京峰会，被授予“中华诗人”“书香之家”“诗词之家”“市劳动模范”等诸多荣誉称号。

父亲是遗腹子，出生在战火纷飞的1944年。他出生后不久，老家颍阳镇就被日军攻占。父亲一生经历过因贫穷辍学、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、被人冷落、疾病折磨等坎坷经历。所以，无论遇到

□ 焦永华

两年前的初春，虽然寒风依旧，但清漯河岸边的迎春花、桃花、杏花依然昂首绽放，徜徉在花丛中的父亲，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他挚爱的这片热土。

父亲自号颍川老翁，生在颍川、长在颍川、耕耘在颍川、笑眠在颍川。他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，融入了家乡的生生息息，品味了家乡的酸甜苦辣，目睹了家乡的日新月异；除求学、开会、走亲访友外，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，自诩颍川老翁，名副其实也。

父亲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大事。他当过教师，从小学教起

什么样的环境，他都能坦然面对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年轻时目光坚毅，年迈时目光慈祥。

父亲和别人不同，他从不会用忆苦思甜的方式教育我们，也很少以自身经历对我们说教。他只会辛勤耕耘，默默地付出。父亲当过民办教师、做过副校长，除教语文、数学外，还会和老师、学生谈心。他常常是我们吃过饭了才回家，最后只能喝点儿剩稀饭。有时候，他回来早了就蹲在门外看书，等我们吃完饭、母亲刷完锅了，才发现父亲还没吃饭。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吃饭，父亲总说忘记吃了。其实，我知道他是怕粮食吃得快，剩下的日子我们没有饭吃。